“援建学校被拆”尚有疑问待解

纪 玉

今日论语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绵阳紫荆民族中学被拆除、土地被用于商业开发一事,受到不少关注。由于学校的建设资金包括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特区政府捐赠的400万港元,更令人质疑灾后重建中的善款使用情况。

拆援建学校、建商业设施,足以引发人们的愤慨。对此,绵阳市有关方面解释称,2009年选择在原址重建学校属于灾后应急建设,学校本身缺乏运动场、浴室等配套设施,因此与香港教联会代表沟通后,规划在他处新建学校。同时,绵阳方面否认了“学校为商业开发让路”的说法。

这些解释,确实理清了一些事实,比如学校搬迁是出于现实需要,学生也仍然有地方上学。但还有一些疑问,依旧没有得到解答,同时从这些解释之中,又衍生出了不少新的问题。

例如,学校及周边地区的规划改变,作为善款捐赠方的香港教联会和香港特区政府知情吗?毫无疑问,不管是谁出资援建学校,初衷都是希望学生们有一个安全良好的教育环境。绵阳紫荆民族中学自身条件有限,需要依托邻近的绵阳师范学院西校区共用部分设施,去年初后者搬迁,导致紫荆民族中学教学不便;周边地区大兴商业开发,也令学校教学受到干扰。显然,这样的状况已与捐赠者的初衷严重背离。虽然学校周边地区的规划与捐赠者没有直接关系,但出于对捐赠者的尊重,应该尽最大可能保护其捐赠成果;退一步说,至少应保障捐赠者的知情权,告知规划的改变。可是,知情权有无保障,甚至在援建之初就是个问号——香港方面是否知道所建学校是出于“应急”之需,以及绵阳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如今所言,“从长远规划来说,紫荆民族中学原址临近火车站和交通要道……不利于长期办学”?

这就又延伸到另一个问题:规划的随意性。绵阳师范学院西校区搬迁,有无考虑过紫荆民族中学可能遇到教学困难?如果这一搬迁势在必行,为何不考虑扩建紫荆民族中学,而将土地全部用于商业开发?在近距离建设商业设施,有无考虑过对学校教学的影响?

若细究,更多的问题将接踵而至:规划局负责人称,早有计划提升灾区办学环境,为何紫荆民族中学的环境反而恶化?为何在香港教联会得知学校教学困难并进行交涉后,当地政府才关注到这一问题?学校搬迁后,土地是否用于商业开发?

“援建学校让路商业开发”,似乎是一场误会,却不能轻松放过。这其中暴露出的,是善款使用的不规范、不公开,是对捐赠者和受赠者权利的淡漠,以及相关决策缺乏透明、约束、监督。无论善款捐赠者是谁,慈善之心都经不起拆拆建建的“折腾”。受赠者也不能任由“规划”摆布——虽然紫荆民族中学校长表示,师生们“很期待”新学校,但请别忘了他们的隐忍和苦涩。

新民随笔

败笔

吴 强

我刚入行跑新闻时,就联系张江高科技园区,对张江一直怀有特殊的亲切感。因此,一条关于张江艺术公园荒草疯长、垃圾遍地的新闻让我五味杂陈。六年前风风光光开园,六年后尽如此败落,不免让人唏嘘。

高科技园区将艺术、公园作为要素来建设,其本意是营造优美的工作环境,让身在其中的高科技企业员工感到赏心悦目,激发其工作灵感和科技创意。张江在原本阡陌纵横的农田基础上,改造成高科技园区,正如同一张白纸上可以作最美的画一样——这也正是当初报道张江时经常会用到的词句。

但不经意间,画面中的艺术公园却成了一个令人遗憾的败笔。新闻说这座公园是由企业管理的,而企业的解释是“资金缺乏”。我没有仔细调查过,不敢断言真实情况是否如此;但平心而论,一般而言,企业的“资金”永远都是“缺乏”的。所谓“缺乏”只是这个项目、这个领域不够重要的代名词,正如同你要求见某人,某人说太忙没时间安排,并不是他真的忙到没时间,而只意味着你不够重要。人同此心,园同此理。如果真认为很重要,我想应该不缺这笔资金来打理的。

管理者固然未尽到责任,使用者也令人失望。高科技园区内的白领,有理由期待他们的文明素质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不承想,满地垃圾却背叛了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随地乱扔垃圾,是对一个市民最起码的要求,公园的使用者们,同时更是享用者们,却没有真正做到。

我曾经在园区内穿梭采访,包括艺术公园周边诸多企业,知道这些企业内部大多十分整洁。莫非因为公园是“公共的园”,因此也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园?企业自扫门内“雪”,且扔门外垃圾满。可是,一个如此败落的公园,又岂是在此工作的白领们自己所乐见的?

其实,艺术公园面积并不大,剪剪野草、捡捡垃圾也并非什么专业性太强的工作。园内有心的企业,能否组织员工,定期义务劳动,以维护艺术公园的日常面貌?自己的园区自己爱护,自己爱护的公园自己享用。如果真有此举,一定是条比公园败落更好的新闻!

当然,张江高科技园区区域广大,不能用艺术公园当下情形以偏概全。不过,一滴水可以见太阳,扫天下也是从扫一屋开始的。

媒体观点

■ **人民日报**《有学校在,乡村的“灯”就亮着》:当听到十年间,我国乡村小学数量竟锐减了一半,不免心中一痛。这可能意味着在许多乡村,那盏灯黯然熄灭。教育部的亡羊补牢之策,可以防止更多这样的灯灭去,然而,如何能让遥远的乡村以让人心安的方式重燃人文教化之灯,依然是一个待解的问号…… **(李泓冰)**

■ **新京报**《“11次篡改档案”还能继续当官?》:“履历造假”本来就是公职人员不能触及的“红线”。希望有关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的个案上守护好这条“红线”。 **(姚 景)**

■ **济南日报**《证实“问题食品”再报道是媒体担当》:如何在事关食品安全问题的嘈杂声音中求得真相?答案是:科学求证。即媒体报道食品安全问题时要有审慎的态度,科学地求证真伪,而不能盲目跟风,这样才能彰显媒体的社会担当。**(沂蒙客)**

观点圆桌

医院“赶客告示”的病根在哪里?

新闻焦点:据广州日报报道,“不管你是发烧、拉肚子、咳嗽或者是手足口病,都要等6到8个小时!如果你能等,就挂号,不能等请去其他医院!”近日,这样一张纸片贴在深圳市儿童医院的挂号窗口处。医院已通报批评贴纸片员工的做法,并表示歉意。

缺乏沟通不会沟通

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医患之间才能进行良好的互动与沟通。“赶客告示”是缺乏沟通、不会沟通的表现,在无形中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紧张情绪。 **朱四倍**

不如换成温馨提示

告知排队挂号的患者或家属需要等候很长时间,很有必要。医院不如主动打出温情牌,将生硬的“赶客告示”换成柔软的温馨提示,尊重患者的知情权。 **何 勇**

资源均衡才是良策

医院超负荷运转、医生超额工作,医患双方都是受害者。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实现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引导患者逐步转变“小病也上大医院”的观念,才是良策。**邓 为**

要让大学“宽容”须先理顺内部关系

新民网论

在近日复旦大学107周年校庆第44届科学报告会暨学术文化周开幕式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称,正在讨论改革该校考核指标,给予学者和学生更多的宽容。因为对于那些优秀的学者来说,“你对他管得越少,他的成果就会越大。”

“宽容”的话题,在我国高教系统和学术界,已经提了不下10年,可是回到现实,对教师的管理、考核,却一年严甚一年,以至于现今的教授都自称为“学术民工”。因此,复旦要求科技处调整考核指标,本质还是在行政管理的框架下做调整。

要进行真正的治理,必须推进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分离,把学术事务的决策权交给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复旦此前也在大张旗鼓地推进这方面的改革,并宣称学术委员会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既然如此,为何不把重新系统制定考核指标的事宜,交给学术委员会讨论、决策呢?另外,从字面理解,“宽容”很大程度还反映出行政相对于教育和学术的强势,意指有权的行政机构对教师的要求要宽松一些。何时校长不再把“宽容”放在嘴边,大学的关系也就理顺了。所以,要在大学倡导教育理想和学术理想,从根本上说,必须建立以“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前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到必须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熊丙奇 全文刊新民网,网址www.xinmin.cn)

代“考”

现在不少公司为考勤安装了指纹打卡机,于是一种“指纹膜”开始热销:复制一个自己的指纹套,叫来得早的同事随时代“考”搞定。专家认为,指纹属于个人隐私,万一被不法分子利用,就得不偿失了。

天呈 画

我们从哪里开始偏离了健康轨道

姜泓冰

自由谭

继北京车展之后,正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卫浴展可能又要“火”了。因为它的策划者有样学样,请来了从名字到衣着、语言都能“露”得无底线的那个“知名模特”。不惟如此,从宣传图片中看,展会的不少浴缸、马桶样品上,还蹲坐着更多衣着裸露、甚至只以低劣的彩绘广告“遮掩”身体的不太知名的模特。没有了车展上大老板们的华丽出手,知名或不知名的模特们,都裸露得颇为廉价、窘迫,少有美感。一些观众是细看马桶还是蹲马桶的比基尼女人,目光是健康还是猥琐,是否会成为一个卫浴品牌的消费者,展会组织者或许并不关心罢。

卖汽车或卖卫浴产品的展览,变成了以汽车、马桶为背景的青春色相消费展。打着艺术的名义而行商业之实,只在意“关注”不在意影响、评价的风气,不再是个别,已成了一窝蜂。戛纳影展才开,又见一干中国大小影星赞尽心机铆足劲头穿着各种重金购来的出挑礼服在开幕式红毯上大摆姿势,甚至顾不上挡住别人的道、拖累了行进的节奏。事实上,不论是奥斯卡、戛纳还是柏林,在各大知名国际影展中,中国电影已连续多年少有主要奖项上的斩获,远不及二三十年前影星们不太懂得大牌和作秀的时候。没有了艺术上的不懈追求,单凭着庞大人口基数下的惊人票房混得风生水起、锦衣玉食,被人允许加入“走红毯”仿佛已成了参加电影节的最重要内容、“国际化”和保“身价”的重要标记,实在浅薄得可笑,跑偏得可悲。

更令人叹息的是,这样的浅薄、跑偏,绝非个别,而是一时之风,让世人看扁的,已不是个把爱露爱现的个体——在任何社会里总难免会有这样的个体存在——而是许多人在各阶层各领域呈现出的精神混乱和低俗状态。

也是在前几天,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在校庆论坛上承认,大学正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痛苦而无奈地步入追名逐利、失魂落魄的‘快车道’”,而偏离了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南大的110周年校庆,以张扬“序长不序爵”原则而赢得了一片喝彩声,虽然这原应是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正确的轨道,究竟是什么?相信许多行业的从业者都很清楚,并不糊涂。我们这个自古信奉“仓廪实知礼仪”的民族,在谋划发展路线时热盼的,是在国民终于摆脱了饥饿、困苦的威胁之后,会有更美好和谐的小康社会、更自由快乐的人生,对眼下的“跑偏”,则有些措手不及。

明知是歧路而依然为牟一己之利而去逐臭显摆,当然等而下之应予制止。对大学、知识界的“痛苦而无奈”心态,也不能光是同情。与其凡事归咎于体制机制,人人抱怨自己的被绑架,不如检点下自己的精神和行为,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才能回归健康轨道。